

医圖

毛传琰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医图

毛传琰 著

◆ 诊所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囧/毛传琰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307-17507-5

I. 医… II. 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6017 号

封面图片为上海富昱特授权使用(© IMAGEMORE Co., Ltd.)

责任编辑:曾建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38千字 插页:1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7507-5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我是一名在国内从医多年，又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外科主任医师，除了在国内外曾写作多篇医学论文外，在文学上却是毫无素养可言。是什么机缘和动力使得我鼓起勇气不自量力地提笔写小说呢？只因我有一个梦，就是希望中国人能在美国开一家主要由中国人投资、拥有主要由中国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以及主要以在美国的华人为服务对象的医院！理由是：

第一，国际医学交流的需要：目前在华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数十万人，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大城市中主要由外资兴办和主要由外国医生行医的医院或诊所就有十数家。相反，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华人（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大约有数百万人之多，而由华人兴办主要为华人服务的医院几乎为零，因此华人所能得到的医疗服务十分贫乏。

第二，国际医学交流的极不平等现象。还是以美国为例，中国医生要想在美国行医必须要通过 USMLE 两步考

核（详见小说内容），才能拿到行医执照，而这对于 40 岁以上中国的专科医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美国医生在中国则只需经过简单得多的“考核”就可以拿到行医执照。有人可能辩解说：这是因为美国医学水平比中国高，因此对人家医生的考试可以从简。这种论调不是“无知”就是“自残”。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能说美国的科技比中国的先进，进口中国的美国商品就可以降低标准和简化检验的程序吗？如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美国的标准和程序来考核在中国申请行医执照的美国高年资医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大部分人是通不过的。相反，如果有一天美国能根据国际交流平等的原则克服“医疗关门主义”仿效“中国式的考核”抛弃过时的、近乎荒谬的考核内容和程序来对待在美国申请行医执照的中国高年资医生，则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可以从而取得合法行医的资格的。因此，中国完全有资本有能力在美国办一家高水平的医院。

第三，有人顾虑中国人到美国去办医院会造成“国内人才外流”，错！这是一种短见的思维。实际上，平等的正常的国际交流只会使国内的医学水平更快更好地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而不是相反。

本书绝对不是一本自传或回忆录，而是既有本人的经历也有同行的事例；既涉及国内和国外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也有医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事物的发展常常是：“正确”里包含着“不正确”，“不正确”里又孕育着“正

确”。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纠结在心头”，只好写出来任凭热心的读者来评判是非功过吧。

书中所列人名均非真名实姓，有些人和事似曾相识者，切勿“对号入座”！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引起两国的官方和社会舆论的重视，从而推进社会的法制建设和国际交流，就算作者没有白费时间和精力了！

前国内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外科主任医师 **毛传琰**

2015 年春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一、序篇——记者求医记	/1
二、不平等的异国行医执照	/15
三、艰苦岁月中的师生情谊	/24
四、难得的机遇	/30
五、出国留学的“是”与“非”	/38
六、“自动离职”	/48
七、海外归来之“囧”	/57
八、闯纽约 巧逢医患情缘	/71
九、校友会	/84
十、唐人街诊所巡礼	/93

十一、仁仁诊所和陆晓红	/110
十二、师生合作，雪中送炭	/123
十三、少女的中期引产	/131
十四、苦命的林小妹	/142
十五、移民律师的“妙招”	/155
十六、整肃无照行医行动	/163
十七、诊所内的忘年恋	/175
十八、祸起萧墙，故人相助	/189
十九、诊所风暴，法理纠结	/198
二十、法庭听证	/207
二十一、尾声——落叶归根	/213
后记	/222

一、序篇——记者求医记

感恩节刚过，美国的圣诞节消费和旅游旺季就接踵而至，纽约华人聚居的唐人街也逐渐呈现出热闹的节日气氛。闵实飞作为一名身兼两家华文报纸工作的工商记者，主要工作是为报纸拉广告，特别是有关医生和律师方面的内容，有时也兼写一点商业文章。眼看年终将至，工作又多又急，客户的变化比较大，有的新客户要上版面，而老的客户有的要更改版面或内容，有的则要将广告撤下。这些都关系到他本人的业绩和收入，需要他嘴勤手勤腿勤，马虎不得。尤其是近来在华人社区不断发生有关“无照行医”的一些负面消息：不断地有人投诉，有的卖假药，公然鼓吹可以治好肝癌，甚至上了电视广告；还有的医生道德败坏，多次对女性患者进行性骚扰，等等。为此纽约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已经联合行动查封了一些“无照行医”的诊所，有的诊所则因害怕受到牵连而关门大吉，或者撤销了广告，搞得广告宣传十分被动。

这天早上，闵实飞刚刚走进他位于百老汇大道

(Broadway)报社的办公室，就有同事告诉他，警察局通知今天又将有行动查封一家坑害病人的“无照行医”诊所，问他有无兴趣去现场采访。本来闵实飞对这种事有着专业的兴趣，但这次却显得一脸的无奈和有苦难言，只好推辞了。原来，他这几天来偏偏得了个不好意思开口的怪病：大便不通，屁股疼，走路困难，晚上睡不好还有点儿发烧。因为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服用了两天自备的抗生素，病情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以致影响工作了。好在报社有为职工买的医疗保险，基本上不用自己掏腰包看病，于是，他就下了决心先去看自家保险有合约的华人家庭医生。

一般来说，这是有医疗保险的人看病的第一步。医生检查后说，可能是肛门旁发炎了，需要转外科专科医生进一步检查治疗。经过联系，闵实飞预约当日下午去一位名叫刘子云的外科医生处会诊。

闵实飞拿着转诊的名片找到了刘医生的诊所。它位于唐人街主要街道坚尼路（Canal Street）上的一幢现代化的六层楼房，楼内一层为一家大银行的营业部所占，另有旁门、门厅和电梯，墙壁上悬挂着各层用户的名牌，其中有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生诊所等。刘医生诊所在第三层。走出电梯，迎面就看到刘子云医师外科诊所的中英文两种文字的金字招牌。进门后，穿着浅蓝色工作服的护士小姐很有礼貌地招呼他先登记，填写表格，提供医疗保险卡并缴纳挂号费。闵实飞因有保险只需缴5美元，没有保

险的则需要缴纳 80 美元。闵实飞在候诊大厅等候，环视四周，大厅里布置得温馨素雅，迎面的墙壁上挂满了十多个大小镜框，里面都镶着刘医生丰富的学历和辉煌资质证书，其中包括曾在国内某知名重点医科大学毕业和工作的证书、美国外科特考文凭、医学博士毕业证书、现任纽约某大学医院外科副教授和主治医师以及纽约华人医师协会会员证书等。靠墙的书架上有当日的中英文报纸和很多本美国的生活和卫生杂志。旁边摆放着两盆万年青。沙发上已经坐着三位候诊的患者，面前的条几上有两盆盛开的郁金香。大厅的后面可以看到有中英文字样牌子的诊室，化验室，治疗室和手术室几个房间。

大约等候了一个小时，护士小姐招呼他进入一间诊室。随后刘医生穿着合身的白大褂，里面穿着浅绿色的工作服，进来后很热情地自我介绍及和患者握手。落座后，他态度和蔼地开始询问病情，接着在白布帘子后面的诊查床上在护士小姐的配合下做了详细的肛门检查。结果和家庭医生的诊断大致相符：即肛门旁感染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脓肿，必须尽早手术切开放脓引流。

闵实飞一听见要做手术，心情就立刻紧张起来，心想这还是有生以来头一遭，忙问道：“能不能不做？疼不疼？有没有危险？”刘医生解释道：“这是化脓的病，不把脓放出来是好不了的！我们会给你做适当的麻醉，让你感不到疼痛，这是一个小手术，不需要住院，不会有危险！”当即由护士小姐抽了血，做了一些必要的化验检

查，再预约第二天上午不要进食就来做手术。

第二天，闵实飞准时来到诊所，先由刘医生出示一张手术及麻醉的同意单，经稍加解释后交由患者签字，再由护士引导在准备室换上手术衣后进入手术室。室中央有一张先进的手术台，护士告诉闵实飞仰卧在手术台上，架起两条腿。一位年轻的麻醉医生在闵实飞的手臂上穿刺输液。待患者安静入睡后，手术在静脉麻醉加局部麻醉下进行。脓肿切开后流出大量带臭味的脓液，刘医生在伤口内放进橡皮管引流，再用纱布包扎好，手术顺利结束。医生给了他两天的消炎药并预约两天后来诊所换药。

手术后闵实飞立即感到病情大有好转，一身轻松。几天后，闵实飞来诊所复查。刘医生提醒他：肛门旁脓肿手术引流以后，由于其解剖和感染的特点，在恢复期不排除形成肛门瘘管的可能性，到那时（也许一个月以后）还必须再次手术。闵实飞对刘医生的话姑妄听之，心想哪儿有那么多倒霉的事让我赶上。

然而，刘医生的话不幸被言中了。手术后两个月，虽经多次药水洗和换药，最后剩下一个小伤口愈合不了，时好时坏，再经刘医生检查确定已经形成肛瘘，必须住院手术切除瘘管。闵实飞真是感到万分不幸和无奈。能不能有不做手术的办法？他想到了中医，因为报纸上的广告讲：中医治疗痔疮和肛瘘完全可以不用手术的方法，从而避免了手术带来的痛苦。他于是下决心从两三家中医的痔漏专科的广告中选择了一家，登门求医。

这家中医诊所在中国城另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老中医年龄有七十岁左右，态度很慈祥。他耐心地向患者解释了肛痿的发病机制，即所谓的“老鼠偷粪”，中医是不主张开刀的，因为开刀既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还可能造成以后“大便失禁”的严重后果。具体的做法就是中医外科传统的“挂线疗法”。

第二天闵实飞如约来到诊所接受治疗。在一间设备简陋的治疗室里，闵实飞侧卧在床上，老医生首先向他解释了一下操作过程：就是手里拿着一根可以弯曲的金属探针，从肛痿开口进入直达肛门里的内口，然后牵引一根橡皮筋，从痿口拉出，再把橡皮筋的两端在肛门外面拉紧打成死结。然后每两三天来复诊一次，把橡皮筋进一步拉紧直至完全脱落为止。“整个过程会有点疼，因为没有使用麻醉。”在纽约，中医诊所（针灸除外）是不要求有行医执照的，但是如果有任何涉及西医的工作内容，譬如打针注射之类，则必须是有执照的。因此中医是绝对禁止使用局部注射麻醉的。老医生要求闵实飞能够理解和配合。为了能避免做手术，闵实飞只好按照老医生的话来做。出乎闵实飞的想象，这种治疗过程的疼痛程度较之手术要多出好多倍，闵实飞真是苦不堪言，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实在无法忍耐，不得已只好第二天恳求医生终止治疗。

两天后，闵实飞又回到刘医生诊所，表示同意接受手术治疗，并当即签署了手术同意单，三天后就安排在刘医生所工作的大医院手术。这是一所完全现代化的医院。位

于二楼的手术室大而且设备齐全。闵实飞在准备间更换鞋和衣服后，被护士引进一个手术间。这里有先进的麻醉机、万能手术台以及完美照明的无影灯。手术由刘医生主刀，一位年轻的住院医师和一位护士协助并再次在基础麻醉下进行（即在患者的胳膊上打了吊针后使患者呈睡眠状态），历时一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手术后护士把闵实飞送回恢复室。等闵实飞清醒后刘医生告诉他：肛门瘻管已经完全切除，在医院休息半日即可回家，伤口经过换药和冲洗需要两到三周即可痊愈。

闵实飞庆幸折磨自己多日的病痛即将过去，于是只在家休息了三天就去上班了。手术后一连到刘医生诊所复查和换药五次，伤口逐渐愈合。转眼又过了两个多月了，不知为何肛门旁瘻管的伤口总是长不拢，曾去刘医生诊所看过两次，没有明显效果。刘医生甚至暗示不排除再次手术的可能性。这是闵实飞万万没有想到的，当然，他也不好意思提出请别的医生会诊一下的请求。

眼看从开始得病到目前为止治疗已经半年多了，闵实飞本人受罪自不用说，工作和收入已受到很大影响，从保险公司寄来的账单可以看到已经为自己付出的医疗费共达四千多美元了，幸亏有报社给提供医疗保险，不然的话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问题是困难并没有过去，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把病治好。在百般苦恼和无奈中，闵实飞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广告客户——外科孙宏宇医生。他虽然不是自己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生，但是不妨去听听他的意

见也好。孙医生的诊所恰好和刘医生的诊所在一条街道，只相距两个街区。闵实飞先电话预约在第二天下午六点下班之前请他看一下，这等于是私下帮忙性质，因为如果按照正式手续至少应该付 80 美元的挂号费。

孙医生诊所在一所新楼的第四层，其布局和陈设与刘医生诊所大同小异，只是面积稍小。闵实飞五点赶到的时候，孙医生还在忙着看最后一个病人，等到他忙完了已经差不多六点了。孙医生关照护士小姐可以先走了，这样他和闵实飞多聊一会。因为做广告的工作关系，两人过去有过多次交往，应该是老朋友了。

孙医生让闵实飞把治疗经过详细地叙述了一遍，然后又为闵实飞作了详细检查。

“看来这事还有点麻烦……可能是……瘻管没割干净！”孙医生有点犹豫，吞吞吐吐地说，因为按医生之间的“潜规则”，议论同行医疗上的缺点是有顾虑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容易被误解为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何况孙刘两位医生还是很熟的朋友。

“听说肛门瘻管不过是很普通的手术嘛，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闵实飞焦急地问道。

“是啊！一般是不应该发生的，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教科书上就讲到过，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建议作 X 光—瘻管造影或注射美兰等方法，引导手术医生看清瘻管走向，以避免遗漏下残余瘻管，但最重要的是靠经验和技術！”

“那，发生这种情况算不算医疗事故？”

“恐怕不能算。这只能说是经验和技術不够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病人赶上这种事只能认倒霉！”

“听您这么讲，我是不想再找刘医生继续治疗了，虽然您不是我的保险公司合同医生，我宁可自己掏钱麻烦您费心给我治疗。求您帮我这个忙吧！”

听了病人这番请求，孙医生面露难色，摆了摆手说：“不是我不愿意帮这个忙，实在是因为我有难处：首先我不愿意接受这种手术失败的病例，因为再次手术比第一次手术困难，解剖位置不清，容易损伤肛门括约肌，造成手术后大便失禁的并发症。二来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和刘医生的关系：我们原来在国内医科大学学医时是同班同学，毕业以后又留在同一个教学医院里的外科做住院医师。后来我们先后来到美国，他比我早来三四年，然后在美国都经过考试和住院医师培养，结业后拿了纽约州行医执照后才在这里开业。所以我们两个是资历大致相同的学友，又都是纽约华人医师协会的成员，刘医生目前还是协会的会长。这种关系让我来接手给你治疗等于抢了他的生意，还伤了他的面子，以后不好相处！”

“那您说怎么办才好，总该帮我想个办法呀！”闵实飞恳求着。

“这样吧，我介绍你去找我的老师好不好？他准能帮你治好病。”

“那当然好啦，请问他的大名。”闵实飞兴奋起来了。

“他就是杨欣堂医师，在国内是外科专家，教授。”

“他的诊所在哪里？好像在报纸的医生广告里没有见过他的名字。”

“是的，他没有登广告。”

“为什么？在美国不登广告怎么看病？病人怎么会知道？”

“你说得对，他有难处，因为没有行医执照！”

“啊？”闵实飞一脸错愕。“孙医生你有没有搞错？不是在跟我开国际玩笑吧，让我去找一位没有行医执照的医生看病做手术？”

也难怪，唐人街上的华文报纸上有关无照行医的负面报道近来实在是太多了，闵实飞一时还真是无法接受。

“不是开玩笑！”孙医生严肃地说，“他是我的老师。跟你说老实话，我在国内做住院医师时他就是我的领导——主治医师，那时我在他的手下干活。这种手术就是他教我做的。”

“孙医生，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他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在美国就考不上行医执照？”

“哈哈，你们外行人就不明白其中缘由。说来话长，今天没时间了，改天我再详细跟你谈吧。”孙医生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杨教授的名片递给闵实飞。“你拿着这个去找他，就说是我介绍你去的好啦。”闵实飞快速浏览了一下这张简易的名片，上面印着：